

中俄邊界的形成、爭議與東段協定

畢英賢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兼國際共黨組召集人)

今年(一九九二)二月十三日，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批准了「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蘇、中國界東段的協定」；同月二十五日，中共人大常委會也批准了這個協定。三月十六日，俄羅斯聯邦外交部長科濟列夫(Andrey V. Kozyrev)抵平，與中共當局換文，該協定正式生效。

去年五月，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應前蘇聯總統戈巴契夫(M.S. Gorbachev)之邀赴莫斯科訪問。五月十六日，雙方外交部長簽署了這個協定。按照該協定第十條規定，該協定必須在雙方最高立法機關批准後方能生效。雙方立法機關在審理該協定之前曾取得諒解，這個協定將保持原有的形式與名稱。雙方承認，俄羅斯聯邦繼承前蘇聯因簽訂國際條約所衍生的的一切權利與義務；同時，中蘇國界的東段實際上就是中俄國界。

中俄邊界爭議是一個歷史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六十年代，當中蘇共關係惡化之際，邊界問題成爲雙方爭執的熱點之一。一九六九年三月，雙方武裝力量在珍寶島(俄方稱 Damanzky)發生了流血衝突。一九八六年七月底，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遠東的海參威(Vladivostok)首先表示，決意解決中蘇邊界問題，並承認兩國正式國界可以沿著河流的主航道劃定。^①至此，中蘇邊界談判的死結已經鬆開，復經過雙方數年的商談，終於有了具體的成就。本文擬析述中俄邊界的形成、爭議問題、協定達成的過程、以及雙方邊境裁軍與建立邊境地區互信的措施等。

註①「戈巴契夫在海參威的講詞」，真理報(Pravda)，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日，頁二。

中俄邊界的形成

中國與俄羅斯邊界的形成史，實際上就是沙皇俄國的擴張史。俄國原是一個歐洲國家，與中國並未直接接壤。大約在十六世紀八十年代，沙皇俄國越過烏拉爾山迅速向東方拓展疆土。十七世紀中葉，俄人滲入中國黑龍江流域，占領尼布楚（Nerchinsk）、雅克薩（Yakasa）等地，殺戮居民，焚毀房屋，擄掠婦女。當時，我國邊境各民族奮起抵抗，並請求清朝政府出兵驅逐侵略者。於是，中俄兩國開始兵戎相見。

十七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中俄數度交鋒，沙俄兵敗，舉行談判，遂於一六八九年簽訂尼布楚條約。兩國首次正式劃分疆界。該條約明確規定了中俄東段邊界線，以外興安嶺（俄國稱「斯塔諾夫山脈」Stanovoy Khr.）至海、格爾畢齊河（Gorbisa）及額爾古納河（Arguna）為界。這個條約從法律上肯定了黑龍江（俄稱「阿穆爾河」Amur River）和烏蘇里江（Ussuri River）流域的廣大地區都是中國的領土，但也喪失了貝加爾湖（Lake Baikal）以東的一片河山。（見圖一）

一七二七年及一七二八年，中俄兩國先後簽訂了「布連斯條約」（The Bur Treaty）及「恰克圖條約」（The Treaty of Kiakhta），劃定「兩國從沙賓達巴哈（Chabindab Aga）東至額爾古納河的中段國界（見圖一）。目前，這段邊界大部分已成爲外蒙與俄羅斯的疆界。這兩個條約的結果，俄國取得了貝加爾湖東南和葉尼塞河（Yenisey River）上游一帶的土地，總面積約爲三十萬平方公里。

一八五八年五月，當中國遭受英國、法國聯軍侵略（第二次鴉片戰爭）之際，沙皇俄國迫使清政府簽訂「璦琿條約」（The Treaty of Aigun），^②形成新的中俄國界，從額爾古納河至黑龍江，再從黑龍江至鄂霍次克海（Okhotskoe Sea）。這一變化使中國又喪失了黑龍江以北及外興安嶺以南的大片領土，約有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其間，僅江東六十四屯仍由中國人民居住，歸中國管理。原屬中國的烏蘇里江以東約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吉林省的全部海岸線及海參崴海口，劃爲中俄共管。同年六月，沙俄迫使清廷簽訂「天津條約」。^③該條約第九條規定，中俄將從前未經定明的邊界，由兩國派出信任大員秉公查勘，務將邊界清理，並補入此次條約之內。這一條文爲沙俄爾後進一步掠奪中國領土埋下伏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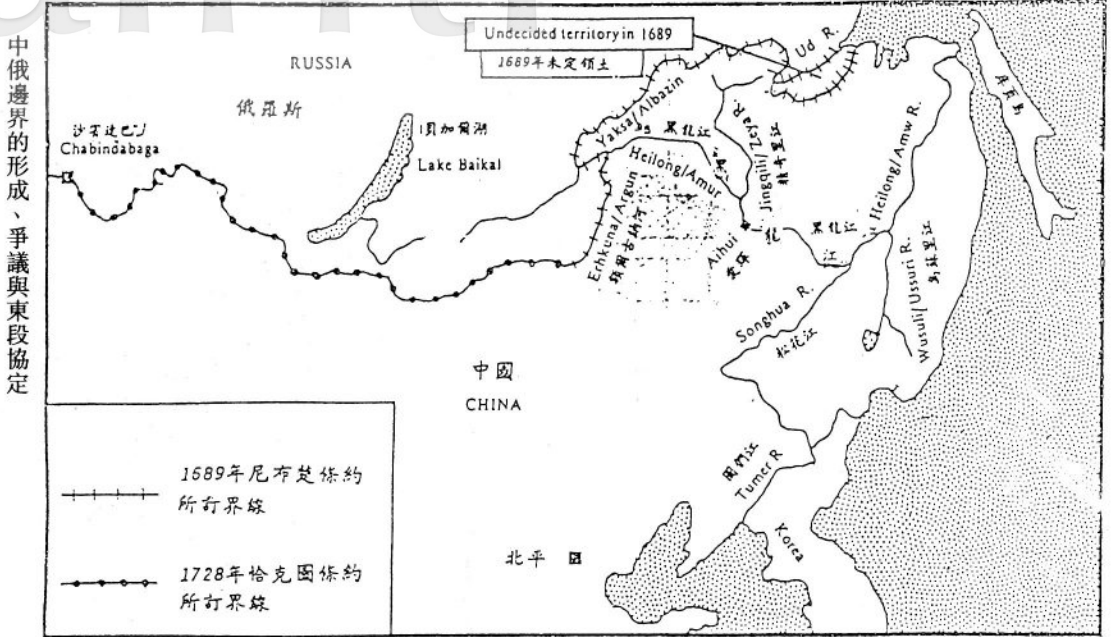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清政府在沙俄威逼下，簽訂了「中俄北京條約」。^④這個條約不僅強迫清政府認可了其一直拒絕批准的中俄璦琿條約，而且還將璦琿條約中規定爲中俄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地區，劃歸俄國。（見圖二）

^② 谷雲編寫，*中國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條約*（朝陽出版：香港，一九七五），頁二八～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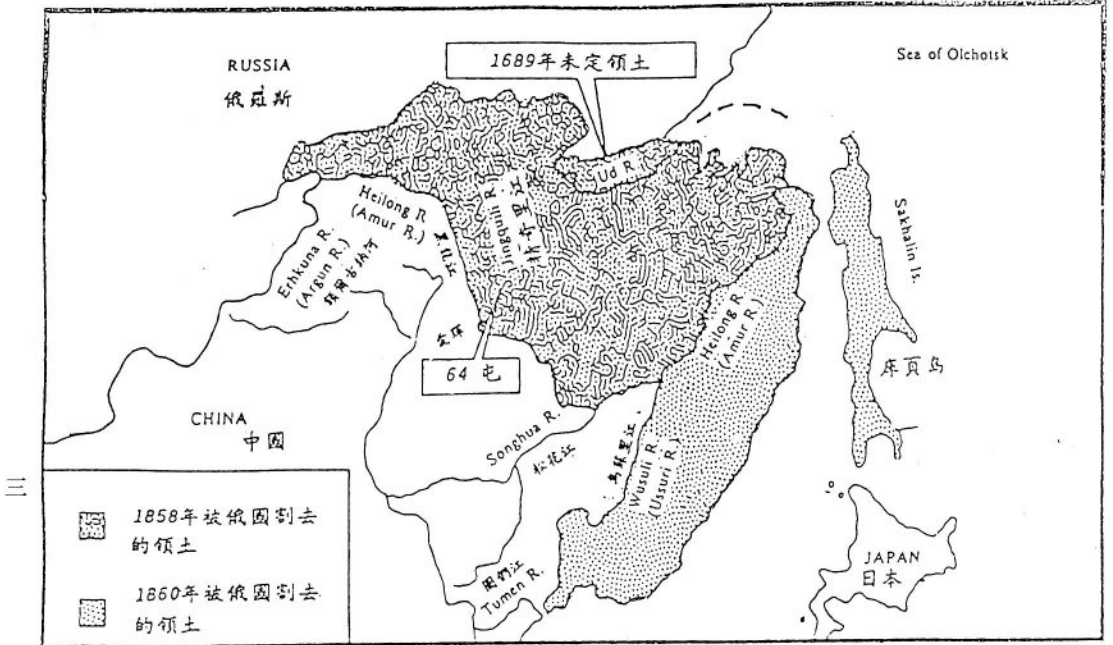
^③ 同前註，頁三五～四三。

^④ 同前註，頁五一～五七。

圖一：1689年尼布楚條約及1727年恰克圖條約所劃的中俄界線



圖二：1858與1860年被俄國割去的領土



在中俄北京條約中，沙俄把其擅自制訂的中俄西段邊界的走向強加於中國；把當時在中國境內的城鎮附近所設的卡倫（即邊境哨兵站，又稱「邊臺」）硬指為分界標誌，把中國的內湖——齊桑泊和穆爾淖爾湖（後者現為俄國的「伊塞克」(Issyk-Kul)——硬指為界湖。一八六四年，沙俄在先出兵強占大片中國土地後，強迫清廷簽訂「勘分西北界約記」，把北京條約規定為界湖的伊塞克湖也劃為俄國的內湖。通過上述的兩個文件，俄國共割占了中國西部四十四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一八八一年，沙俄強迫清政府簽訂中俄「改訂條約」（又稱「聖彼得堡條約」）。從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間，沙俄又強迫清政府簽訂「伊犁界約」、「喀什噶爾界約」、「科塔界約」、「喀爾巴哈台西南界約」及「續勘喀什噶爾界線」等。根據這些條約與界約，沙俄割占霍爾果斯河(River Khorgos)以西，齊桑泊以東等多處領土，總面積達七萬多平方公里。（見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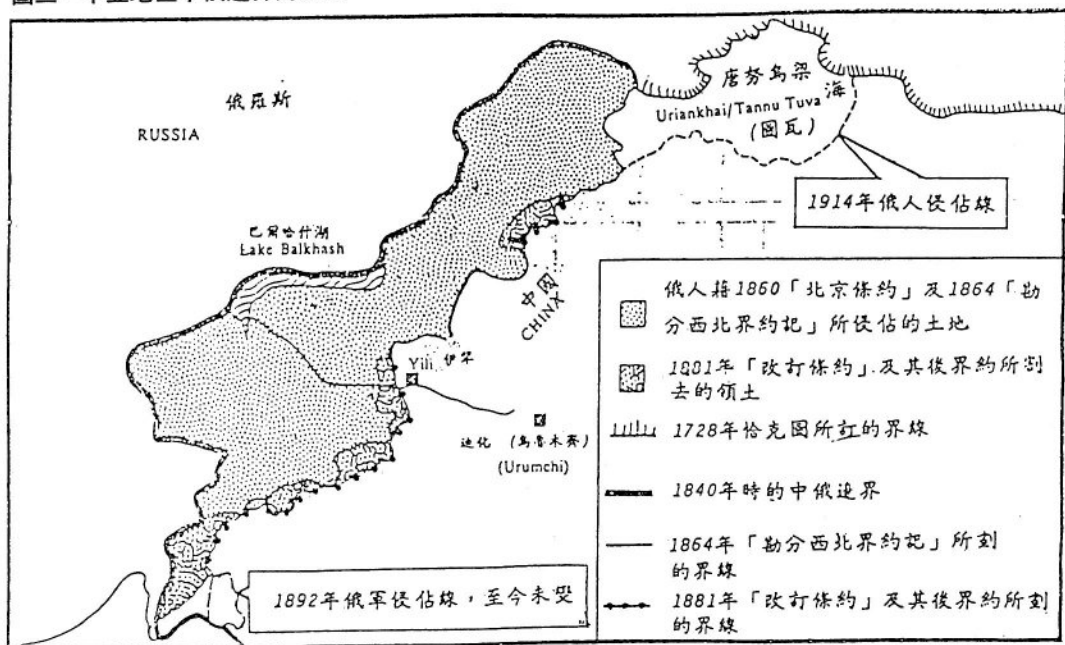
在十九世紀中，俄國奪去中國的領土總數達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

中蘇共邊界問題之爭

中共政權於一九四九年成立之初，甚至在與蘇聯締結「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時，皆未正式提及領土和國界問題。六十年代初，中共與蘇聯關係惡化，中共於一九六三年首次提出以往外國與中國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的清單。⑤其中，包括中國與沙俄所簽訂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及北京條約等。

註⑤ 人民日報（北京），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

圖三：中亞地區中俄邊界的形成



後來，中共對中蘇邊界問題，歸納了五點基本立場：^⑥

(一)分清歷史是非，肯定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是強加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

(二)照顧現實情況，以這些條約為基礎，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確定邊界線的全部走向，中共並不要求收回沙俄根據這些條約割去的領土。

(三)任何一方違反這些條約侵占另一方的領土，原則上必須無條件地還給對方；但是，雙方可根據平等協調，互諒互讓原則，考慮當地居民的利益，對邊界上這些地方作出必要的調整。

(四)簽訂中蘇平等新約代替中俄不平等條約，勘界、立標。

(五)在中蘇邊界通過和平談判取得全面解決前，維持現況，避免武裝衝突，中蘇雙方武裝力量從中蘇邊界一切爭議地區撤出或不進入，脫離接觸。

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蘇聯歷史學者大做歷史翻案工作，以證明中蘇邊界並非不平等條約的結果。他們認為，在十七、十八世紀時，清政府是「進攻和侵略」的一方，沙俄被迫簽訂「尼布楚條約」，讓出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已開發了的而且已經成為俄國領土一部分的土地。^⑦中共對此曾嚴加反駁。其中，最著名和最完整的是一套四卷的「沙俄侵華史」。^⑧

因此，蘇聯既不承認不平等條約的不平等，也不承認中蘇邊界有爭議地區的存在。中共所說的「爭議地區」，係根據一九六四年中蘇邊界談判時，在雙方所交換的地圖上，邊界線劃法不一致的地區。^⑨也就是前文第三點所說的「違反有關條約所侵占的領土」。現存的爭議地區，事實上乃是沙俄及蘇聯以蠶食方式非法侵占中國的領土，總面積約為三萬五千平方公里。其主要爭議地區如左。

黑龍江及烏蘇里江的分界問題：中共方面認為，按條約條文及國際河流劃界慣例，應以主航道中央線為準。蘇聯方面以往一直堅持，應以「北京條約附件」（一八六一年）附圖上的「紅線」為準。準此，兩江邊界應沿中國河岸線劃定。按照蘇聯的主張，在主航道和中國河岸線之間所有七百多個島嶼之中，六百多個成為了蘇聯的領土，其中最大的黑瞎子島（Hexiazi

註⑥ 中共「外交部文件」（一九六九年十月八日），北京周報（*Peking Review*）。

註⑦ 貝斯克勞夫尼（L. Beskrovnyy），契赫文斯基（S. Tikhvinsky），赫伏斯托夫（V. Khvostov）等合著，「俄中邊界的形成史」，國際生活（*Mezhdunarodnaya Zhizny*），期六（一九七二），頁二十七。

註⑧ 「沙俄侵華史」共四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兩卷於一九七八年初版，後兩卷於一九八一年出版。

註⑨ 崔建華（音）（*Tsien-hua Tsui*），七十年代中蘇邊界衝突（*The Sino-Soviet Border Dispute in the 1970's*）（*Mosaic Press: Ontario Canada, 1983*），頁七四。

Island)，約二百五十平方公里；最著名的則是珍寶島，約〇·七四平方公里。^⑩

中蘇邊界東段的爭議地區：在中國滿洲里市北邊邊界地區，蘇方曾把界線向中國方面推進五百多公尺，架起四千多公尺長的鐵絲網。此外，在綏芬河東邊，約有十五公里長的地帶上，蘇聯邊防部隊在中國領土上強行巡邏，並建造了軍事堡壘。^⑪

西段爭議地區：中蘇共主要邊界爭議與衝突發生在東段，不過這些地區的總面積僅有一千多平方公里，僅是爭議領土的百分之三點五；其餘三萬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爭議土地，大部分在帕米爾。該地區迄今為未定界，一八九二年起，俄軍即予以占領。其餘約有十五個以上的較小的爭議地段。^⑫

此外，俄軍於一九一四年侵占中國的領土唐努烏梁海；一九二二年立為圖瓦(Tuva)人民共和國，一九六一年改為自治共和國，土地面積約十七萬平方公里。同對待外蒙古一樣，中共並未把該地區列為爭議地區。

邊界談判與東段協定

隨著中蘇共關係的惡化，雙方加派重兵駐守邊境，邊界衝突事件頻傳。從六十年代初開始，邊界爭議已成為中蘇共之間爭執的主題之一。一九六〇年，中共首先照會蘇聯，建議舉行談判，解決未定界問題。蘇聯方面同意談判，但不願討論在蘇聯占領下的任何土地。一九六四年二月，雙方舉行首次談判，但是由於雙方基本立場相距太遠，難以談攏，一次會議後即告決裂。不過，在這次談判中雙方各自提出了邊界圖；中共根據雙方的地圖把差異的地方定為「爭議地區」。^⑬

一九六九年三月珍寶島事件發生後，中蘇邊界緊張情勢達於頂點。九月，周恩來在北平飛機場內會見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A. Kosygin)，達成諒解，雙方不應因邊界問題而訴諸戰爭，邊界談判應予恢復。^⑭於是，雙方開始了第二次邊界談判。這次談判從一九六九年十月開始至一九七八年四月，共舉行了九次會議，由於雙方堅守立場互不讓步，未產生任何具體協議。

註⑩ 同註⑨，頁七三；另按，在這兩條河流中，共有一千八百四十五個島嶼。

註⑪ 同註⑨。

註⑫ 同註⑨，頁七四。

註⑬ 「中蘇邊界問題的難題」(Crux of Sino-Soviet Boundary Question)，北京周報(Beijing Review)，期三十一(一九八二)，頁十三。

註⑭ 同註⑬。

在雙方政府進行邊界談判的同時，雙方學者就邊界問題展開了一場空前的「學術論戰」。兩邊學者全力搜索歷史材料以支持其政府的立場，使雙方邊界問題更加複雜。一九七二年底，蘇聯最高蘇維埃發布命令，把西伯利亞與遠東仍保留中國名稱的城鎮，一律改用俄文名稱。¹⁵

一九八六年七月底，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海參崴演說中表明，準備與中共改善關係，並正式宣布，為了使黑龍江流域的盆地成爲雙方人民的結合因素，爲共同利益予以開發，國界線可沿著主航道劃分。¹⁶稍後，蘇聯外交部長表示，沿烏蘇里江的國界線亦可應用此項原則。同年九月，雙方外長在聯合國會談，決定恢復中蘇邊界談判；十月，中蘇共第九輪政治磋商時，正式達成協議，恢復邊界談判。

一九八七年三月，當時的中共「副外長」錢其琛與蘇聯副外長羅高壽（I. A. Rogachev）在莫斯科舉行首輪邊界問題談判，雙方商定，討論中蘇邊界全線走向，從邊界東段開始。¹⁷第二輪談判於一九八七年八月舉行。結果，雙方同意，東段邊界線以原有中俄邊界條約爲基礎，按照通航河道以主航道爲原則，非通航河道以河流中心線或主流中心線爲界。雙方並同意，成立專家工作小組，討論東段邊界走向。¹⁸這個工作小組於一九八八年一月在莫斯科舉行首次會議。

一九八八年十月第三輪談判時，雙方就東段邊界大部分地段走向取得了一致意見，對尚未取得一致意見的地段，繼續進行討論。在這次談判中，西方代表已開始討論西段的邊界問題，並商定成立西段工作小組和對中蘇西段邊界線進行共同航攝。¹⁹次年十月，雙方代表在北平舉行第四輪邊界談判。此時，中共代表團團長已換成中共「外交部副部長」田曾佩，蘇聯首席代表仍是羅高壽。雙方討論了意見不一致的邊界走向問題，取得了一些進展。這一輪談判中，雙方同意了一九八八年和一九八九年中蘇邊界所進行的聯合航攝的結果。他們進一步指出，一九八九年五月中蘇共將舉行的高峰會晤，不論是對整個中蘇共關係，或是對兩國邊界談判，都將具有重大意義。²⁰

一九八九年五月，戈巴契夫訪問北平時，與中共當局發表了含有十八點的「聯合公報」，其中有兩點關於中蘇邊境問題。第一，雙方同意採取措施，將中蘇兩國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裁減到與兩國正常關係相適應的最低水平，並爲邊境地區加強

註15 蘇聯最高蘇維埃公報（*Vedomosti Vysshego Soveeta SSSR*），第一六五九號（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頁三三—三四；中共批評此舉的論文載於人民日報，一九七二年三月七日。

註16 「戈巴契夫在海參崴的講詞」，真理報，頁二。

註17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頁五；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四日，頁三。

註18 真理報，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頁四；大公報，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二日，頁二。

註19 大公報，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一日，頁七。

註20 同註19。

信任，保持安寧作出努力。第二，雙方主張以有關目前中蘇邊界的條約為基礎，本著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邊界問題。^②中蘇共領袖商定，雙方加緊討論尚未協商一致的中蘇邊界地段，以制定相互都能接受的、同時解決東、西兩段邊界問題的辦法。他們責成雙方外長在必要時舉行會晤專門討論邊界問題。

經過四輪副部長級邊界談判，以及多次邊界工作組的會議後，中蘇邊界東段問題已大致獲得解決。在遵守主航道的原則下，一九八九年內，雙方軍方共同進行了空中攝影，確定了烏蘇里江和黑龍江的界線，珍寶島正式劃歸中國。但是，關於黑瞎子島 (Hexiazi Island) 尚未解決。黑瞎子島，又稱「撫遠三角洲」，俄人則稱之為「大烏蘇里斯克島」(Bolshoy Ussuriyskiy Island)，東西長約五十公里，是中蘇東部長達三千公里河流邊境的各島中最大的一個島，島上約有居民一千多人；蘇聯在該島上，建有軍事設施。按主航道原則，黑瞎子島肯定屬於中國；但是，從一九七〇年代初，蘇聯方面就已提出，如果中共同意把該島保留在蘇聯的管轄下，蘇聯願意在兩河流域按主航道劃界，重新訂約。當時並未被北平接受。在八十年代內雙方邊界問題談判時，黑瞎子島仍是雙方爭論的焦點之一。^②

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雙方舉行了第五輪邊界問題談判，蘇方首席代表為其副外長羅高壽，中共代表團團長為「副外長」田曾佩。此次談判的特點之一是，與中國有邊界線的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皆派了代表出席，其中包括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及塔吉克。雙方副外長在談判後草簽了「中蘇關於中蘇國界東段的協定」。同時，他們認可三個工作小組所達成的協議。^③這三個工作組是：爭議部分檢討小組；協議邊界部分法律文件制定小組；地形攝影工作小組。

一九九一年五月，江澤民訪蘇時雙方外長正式簽署了這個協定。雙方在「聯合公報」中肯定了他們在邊界談判所取得的成就，並以條約法律的形式將取得的成果確定下來。他們歡迎東段邊界協定的簽訂。^④

今年二月中、下旬，俄羅斯與中共分別批准此項協定。三月十六日，俄羅斯外交部長科濟列夫訪問北平，與中共外長錢其琛會談，雙方互換東段邊界協定的批准書，自即日起生效。

按照協定的內容，雙方陸上界線維持現況，未作更動，只是沿黑龍江與烏蘇里江按照國際法原則重新劃分。^⑤東段界線

註① 「蘇中聯合公報」，真理報，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頁一。

註② 同註①，頁七一—七三。

註③ 真理報，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日，頁五。

註④ 真理報，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頁五。

註⑤ 「俄外長科濟列夫對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關於中蘇邊界協定的報告」，國際廣播每日報導 (FBIS Daily Report) (中央歐亞部分)，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在外蒙古與北韓之間，沿俄羅斯聯邦的赤塔(Chita)和阿穆爾(Amur)省，和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即伯力)及濱海(Primorsky或Maritime)邊區，在中國方面則沿黑龍江省及吉林省，約長四千三百公里，其中水上界線三千七百公里，陸上界線六百公里。在雙方河界上共有一千八百四十五個島嶼，按照主航道原則，一半以上仍屬於俄羅斯。按照科濟列夫在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在這個協定中，俄羅斯並未讓出任何領土。相反的，在伯力附近應屬於中國的領土的「大烏蘇里斯克島」(即黑瞎子島)及達拉巴羅斯克島(Tarabarovskiy Island)及額爾古納河上游中的大島(Bolsheoy Island)，其歸屬尚未達成協議。²⁶但是，雙方決定，先簽訂協定，這些問題將予繼續討論。在未達成協議前，這些島嶼維持現況。

西段邊界問題與政治情況

在西段邊界線上，至今尚無具體結果。但是，雙方至少已經確定何處有爭議，何處沒有。易言之，雙方將可先就無爭議的邊界線達成一致的意見。一般來說，西段邊界線因無天然界線為憑藉，勘測較困難，但較之東段，其敏感性較低，雙方相互讓步的幅度也可能較大。雙方能否及早找到折衷的協議尚不可知。如果雙方能按照雙方所說的，以相互諒解、相互讓步立場進行談判，那麼西段邊界爭議地區達成協議，也許為時不會太久。就中俄邊界而言，其可能妥協的方法之一就是，東、西段互為補償；也就是，在東段，俄羅斯就未達成協議的地方作一些讓步，中共在西段邊界線上作一些讓步，或者以相反的方式行之。

但是，由於蘇聯的解體，新成立的獨立國家國協又不是一個超國家，於是在西部邊界線上，中共已經與四個獨立國家有邊界線，那就是，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及塔吉克。

哈薩克斯坦位於原蘇聯的中亞地區，北鄰俄羅斯聯邦，東連中國新疆，南與吉爾吉斯、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接壤，面積二七一點七三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一千七百萬，首都在阿拉木圖。十五世紀末，哈薩克汗國成立，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與俄羅斯合併。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六日，成立了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屬俄羅斯聯邦。一九二四與一九二五年間，中亞民族國家劃界，而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九日改稱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升格為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加入蘇聯，成為十五個加盟共和國之一。蘇聯解體後，成為獨立國家。

註²⁶ 同註²⁵。

吉爾吉斯在哈薩克的南方，塔吉克的北方，與中國大陸西北邊境接壤，面積一九點八五萬平方公里，人口約四百三十萬，首都在伏龍芝（Frunze）（原稱「皮什佩克」Pishpek）現改為必什開克（Bishkek）。十五世紀後半葉，吉爾吉斯民族基本形成，十九世紀前半期屬浩罕汗國，六十與七十年代間，吉爾吉斯全部併入俄羅斯；一九二四年十月四日，在俄羅斯聯邦內成立了卡拉吉爾吉斯自治州（省級），次年改為吉爾吉斯自治州；一九二六年二月改為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升格為加盟共和國。

塔吉克位於中國的西端，吉爾吉斯的南方，南與阿富汗為鄰；面積為十四點三一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五百二十萬人，首都在杜尚別（Dusharbe）。第九與十世紀之間，塔吉克民族基本形成，十至十三世紀加入伽色尼王朝、哈拉汗王朝和花拉子模王國；第十三至十六世紀蒙古—韃靼侵入；十六世紀起分別歸屬布哈拉汗王國和許多小封建領土。一八六八年塔吉克北部地區併入俄羅斯；南部地區（布哈拉汗國）為俄國屬國。十月革命後，塔吉克北部地區建立蘇維埃政權，加入土庫曼自治共和國；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四日成立塔吉克自治共和國，歸屬烏茲別克共和國；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四日成立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同年十二月五日，加入蘇聯，成為加盟共和國之一。

從前述史實看，在中俄邊界形成期間，這三個「獨立國家」，皆在俄羅斯帝國的管轄之下。另一方面，這三個共和國在一九九〇年內已先後發表「主權聲明」。因此，中蘇共在第五輪邊界談判時，這四個共和國（包括俄羅斯）已經派代表參加談判。現在，俄羅斯已率先通過前蘇聯遺留下來的邊界協定。也就是，中俄邊界線大致獲得了解決。

在西段邊界上，中俄邊界線已經沒有多長，僅沿阿爾泰一段而已。大部分邊界線係與哈薩克、吉爾吉斯及塔吉克相關。至於未來談判的前景，專家們的看法並不一致。目前這四個主權國家將組成一個聯合代表團與中共談判，或單獨個別與中共談判，尚不明朗。²⁷如果三個中亞國家願意俄羅斯共同解決，問題就簡單一些，而且有延續性。如果，各自解決，就可能失去節奏，談判就可能拖得很久，已經拍攝空照和繪製的界線圖就可能失效。這些花費的成本相當昂貴。

哈薩克與中國的界線比較簡單，這一段的地形並不太高；較難訂定的界線在中國和吉爾吉斯之間。但是最複雜的還是中國和塔吉克之間，帕米爾就在這裏；昔日的中俄未定界也在這裏（參見圖三）。這些邊界線甚至沒有任何文件可為依據。這條界線係由歷史行為所造成，在上個世紀末才安置了界碑。

在這三個中亞國家中，哈薩克斯坦已就中哈邊界問題與中共達成初步諒解。今年二月底，哈薩克總理捷列先科（S. A. Tereshchenko）訪問北平時，雙方除協議加強友好合作關係外，並就雙方邊界問題達成了左列協議：²⁸

註27

沙文可夫（Yu. Savenkov），「當珍寶島變成中國島之時」，消息報（Izvestiya），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頁七。

註28

「中國哈薩克斯坦聯合公報」，人民日報，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頁一。

「雙方對中國同原蘇聯在邊界談判中就現在中哈邊界地段所取得的成果予以積極評價。雙方將以有關目前兩國邊界條約為基礎，根據公認的國際法準則，按照平等協商，互諒互讓的精神，繼續討論邊界問題，以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的解決辦法。」

這表示，雙方在邊界問題不會從頭開始；同時，雙方願意相互讓步。據了解，雙方邊界爭議點之一就在「亞歐大陸橋」（鐵路幹線）兩國邊界站之間；哈薩克方面邊界站是德魯日巴（Дружба 意為「友誼」），中國方面則是賀蘭山口（Alashankoi，亦有譯為「阿拉山口」）。不過，兩邊人民並不等待邊界的確定，已經開始了密集的邊界貿易，成立了聯合企業，正準備成立自由貿易區，且有成立共同市場之議。²⁹此外，新疆地區與哈薩克的經濟合作亦早已開始，有三項工程在哈薩克業已展開：由烏魯木齊友好商場負責在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開辦一家中國商店；由自治區商業廳在哈薩克的塔爾迪庫爾干州興建一條商業街；由新疆國際合作公司負責在阿拉木圖修建一座三星級賓館。³⁰

中共與塔吉克和吉爾吉斯分別於今年一月四日及一月五日正式建交，在建交文件上，他們不僅表示將以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原則為基礎發展與中共關係。³¹同時，他們也同意以一九八九年及一九九一年「中蘇公報」之各項基本原則，繼續發展關係。這兩份「公報」皆表明了解決邊界問題的基本態度。準此，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很可能模仿哈薩克，與中共另行簽署文件，表示態度。不過，目前中共與這兩國的交往情形不如其與哈薩克與烏茲別克的交往那麼密切。事實上，這些國家都忙於內部權力結構的重整和經濟改革，尚無餘力解決邊界問題。

邊境裁軍與建立互信談判

與邊界爭執有密切關係的是雙方在邊境地區的大量軍力部署。在蘇聯方面，當時除了增加大批軍力外，還增進了硬體設施。例如，沿黑龍江創建了一個信號系統。因此，蘇方曾耗費了龐大資源以鞏固邊防。甚至舉世聞名的「貝阿鐵路幹線」（BAM）的建築，也是為了遠東地區的軍事需要。雙方長期的對抗使蘇聯邊境的經濟發展受到阻礙。³²中共方面由於資源的

註²⁹ 消息報，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頁七。

註³⁰ 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九二年三月三日，頁一。

註³¹ 人民日報，一九九二年一月六日，頁一；七日，頁一。

註³² 貝阿鐵路幹線（Balkalo-Amurskaya Magistraly），全稱貝加爾—阿穆爾鐵路幹線，總長四千三百公里長，一九七四年開築，十餘年方完成。

註³³ 消息報，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頁七。

缺乏，採取了縱深防衛。但是，仍然增加了軍費負擔。因此，當雙方關係正常化開始後，先開始進行邊界問題談判，接著雙方開始討論邊境相互裁軍問題。

一九九一年五月，江澤民訪蘇時，雙方在「公報」中指出，兩國政府簽署的「關於在中蘇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 and 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指導原則協定」，對維護兩國邊境地區的安寧和穩定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將增進兩國之間的相互信任。他們將積極進行談判，以便取得實際的成果。

前述的原則協定，是李鵬一九九〇年四月訪問莫斯科時所簽訂的。這也是雙方數年來努力改善彼此關係的成果之一。一九八九年二月，蘇聯外長訪問中國大陸時，雙方協議成立「外交與軍事專家小組」以討論雙方邊境裁軍及其他有關問題。一九八九年三月，中蘇共珍寶島軍事衝突後，雙方各在邊境地區增加駐軍。中共從四十六個陸軍師增加到一九七九年的七十五個師。蘇聯方面，一九六八年時地面部隊只有十五個師，一九七三年，已達四十四個師。現在，雙方緊張關係既已緩和，並在不斷改善中。因此，一九八九年五月，戈巴契夫訪問北平時，肯定了關於雙方相互邊境裁軍的建議。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中蘇共「外交與軍事小組」在莫斯科舉行了為期十五天的會議，並達成共識。他們表示：裁減兩國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加強信任，對發展兩國睦鄰關係具有重要意義。³⁴次年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平舉行第二輪會議。經過了兩輪談判，中蘇共已就邊境地區相互裁軍和加強信任的原則達成初步協議。³⁵四月，中共「總理」李鵬訪蘇時，雙方正式簽署了「中蘇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 and 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指導原則協定」。

在協定中，雙方確認不相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威脅。他們相信，維持中蘇邊界安寧與穩定，乃是發展兩國睦鄰關係與友好的重要條件，也是對加強亞洲太平洋地區以及全世界和平的貢獻。雙方所達成的基本原則如左：³⁶

- (一) 在相互平等安全原則的基礎上，在中、蘇邊境地區各自裁減自己的武力，以達於最低水平，俾符合雙方的睦鄰關係。雙方確認，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
- (二) 雙方將協議，設定駐留在中蘇邊境地區內的武力的上限。
- (三) 雙方將採取必要措施，使雙方邊境駐軍只能執行防衛性任務，不能實施突襲或攻擊作戰。
- (四) 雙方邊境駐軍的裁減，按不對稱原則行之；易言之，某一方在某一領域內占優勢者，則該領域內應作較大數量的裁減。

註34 大公報，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頁三。

註35 大公報，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四日，頁一。

註36 「蘇聯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蘇中邊境地區相互裁減武裝力量 and 加強軍事領域信任指導原則協定」，蘇聯外交部公報 (Vestnik Ministerstva Obozracheniya Del SSSR)，期一〇，一九九〇年五月三十一日，頁一〇—一一。

(五)裁軍將分階段、按完整軍事單位進行。首批邊境武力裁減應包括攻擊力量；保留在邊境地區的軍事單位，將予以改編，使其僅有防衛性質。

(六)裁減武力在雙方協議的地理範圍內實行。

(七)為實踐相互裁減邊境駐軍武力，加強軍事領域內的相互信任，雙方將實施有效的檢查與監督措施。

(八)此一協定不能觸及雙方先前所承擔的國際義務，也不反對第三國及其利益。

為落實前列各項原則，雙方外交和軍事代表團繼續展開談判。第三輪會議於一九九一年四月四日至十八日在莫斯科舉行，並取得了一定進展；雙方商定，將就具體實踐指導原則制定相應文件繼續談判。³⁷五月初，當蘇聯國防部長雅佐夫（D. Yazov）訪中國大陸時，蘇聯駐北平大使館發表了一則聲明。在聲明中，蘇聯方面表示，中共對蘇聯已不構成威脅，蘇聯也不對中共構成威脅。蘇聯方面並表示，中蘇七千五百公里的邊界線必定會成爲「合作與友好」的邊境。³⁸中蘇共第四輪邊境裁軍談判於六月十四日至七月九日在北平舉行，雙方就具體落實指導原則制定相應文件問題進一步廣泛地交換了意見；同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日，雙方在莫斯科舉行第五輪會議，此次會議中，俄羅斯聯邦與塔吉克外交部都派代表參加。這次會議同以往一樣，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尚未見到重大突破。³⁹

雙方都承認，邊境裁軍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涉及到雙方生活的許多非常敏感而微妙的層面。雙方爭論的問題很多。最主要的是，如何確保對等的相互安全，每一方面皆有自己的主張，而且相異之處頗多。其次，是建立和加強雙方在軍事領域的相互信任問題。第三是，如何確立武力上限問題。最後，是對第三國兵力的認知與評估。中共與蘇聯（現在的獨立國協）相互裁軍時，必然會顧及區域軍力平衡。例如，就東北亞地區而言，尚有南韓、北韓、日本及美國。在考慮這些因素時，雙方基於地緣政治、軍事部署及國家政策等的差異，而不易達成一致的意見。

一九九一年年底，蘇聯解體後，中共與俄羅斯聯邦或獨立國協武裝力量統一指揮部，對這個問題尚未有具體的表示。不過，已達成的協議尚不致被否定。

結 論

中俄邊界是沙皇俄國侵華的結果。在二十世紀內，揭棄國際主義的中蘇共政權，不僅未能以國際主義原則解決兩國因不

註37 大公報，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九日，頁一。

註38 國際先鋒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一九九一年五月十日，頁四。

註39 大公報，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四日，頁一。

平等條約所形成的疆界，反而因此彼此劍拔弩張。事實上，中共當初並無解決此一歷史問題的強烈意願。及至中共與蘇共政治關係惡化，邊界問題成爲中共對蘇聯表達不滿的工具。隨著雙方關係的正常化，邊界緊張也爲之弱化。事實上，中共從未爲收復失土而努力，也未能堅持當初所提出的基本立場。

東段邊界協定的達成，僅在兩江界線上作出合乎國際法準則的調整，而中共已放棄東段陸地上的爭議。在兩江一河中，仍留有未定「爭議」。這也是中共妥協的結果。因此，有人指責中共，未能善用對中共有利的客觀條件，爭取較有利的協定。反而以「平等」的協定固定了不平等條約所劃下的疆界。

無可諱言，東段邊界協定的生效，有利雙方邊境的友好合作，相互裁軍，共同發展邊疆地區。但是，原本較單純的西段邊界，由於蘇聯的解體，反而變爲較複雜。現在，中共必須與四個獨立國家打交道，顯然在短期內不易一一達成協議。

一、「問題與研究」月刊自民國五十年十月出版第一卷第一期起，迄今已逾三十卷，所載論文計達肆仟餘篇。爲便利讀者查考，特將全部三十卷之論文分類編成總目錄索引。

二、「問題與研究」月刊目錄索引（一、卅卷）「每本實售新台幣一〇〇元，爲感謝各界讀者多年來對本刊之厚愛，以半價優待本刊訂戶，數量有限，售完爲止，郵資另加（國內郵資三十四元）。

三、郵政劃撥帳號〇〇〇三四三六二號，戶名爲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問題與研究月刊編輯委員會 敬啓